



胡 5 20

John Tai - Tai

文惠的

田野

壬寅初夏

惠正



人類學家胡台麗的側影與背影

黃智慧

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助理研究員

見過胡台麗老師的人，很難忘記她的模樣；不是很強烈，卻非常獨特。幾十年不變的髮型，蘑菇般的娃娃頭。若有人以為她是要保持年輕造型，那就錯了，只是因為這樣的髮型，她正好可以自己剪。我第一次聽到女士自行剪髮，大吃一驚，她卻若無其事般。她就是喜愛自由自在，獨來獨往，背起族群色彩刺繡大布包，裝飾一條短圍巾，身穿落地碎花長裙，腳踩黑色的包頭平底鞋；隨時準備出發深入異文化世界，勇往直前！

多年前有次她跟我說，擔憂她在讀高中的兒子，怎麼每次出遊，都要找朋友結伴呢？她說一個人出遊，無拘無束，不是很好嗎？兒子長大後，她又擔心兒子獨力闖蕩江湖，創業艱難，怎麼存活呢？幾次她自掏腰包，以讀者身份購買多本兒子所發行的雜誌，私下分送給周邊朋友們。此時的她總是笑瞇瞇地，深深以兒子成長為榮。

做了她研究室三十年的鄰居，我有幸可從較近距離

看她的側影。雖是我近一輪的前輩學者，她卻毫無架勢，和藹可親。在各種場合中，她永遠是那個穿梭人群，問各種天真又奇怪問題，手持相機／攝影機，忙著捕捉田野樣態的人。一個人類學者的養成訓練中，往往被教導在田野裡要保持客觀，也避免成為被拍攝的對象。所以，當她跟我討論『蘭嶼觀點』的毛片剪輯時，我嚇了一跳，建議她不要那樣露出自己。之後，我們都看到了，她的露面是為了發出強烈的訊息。她不畏自己成為直接被批判的對象，讓自己去承受來自於田野裡原住民「第一擊」的力道。她用了這種方式，提醒要注重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的倫理關係。一九八〇年後期，歐美人類學界盛行自我批判書寫民族誌、反省東方主義等議題；胡台麗不必用長篇大論，她只用幾個鏡頭表現，就把這些問題傳達給大眾與後學。

這種敏銳度在更早之前已經呈現，她從美國學成歸國時，正逢戒嚴令解除的前後，台灣社會問題如潘朵

拉盒打開，歷經眾聲喧嘩的時代。她的田野對象從勞工到原住民、榮民、婦女救援等，傳達了各種被壓抑的聲音。另一方面，學術論文之外，她也擅用感性筆觸，書寫異文化而大受好評。可是這些著作，對於不慣用文字、大多數的社會弱勢族群，又有何用？

後來她找到了更有社會感染力，也能讓被研究對象參與議題的民族誌紀錄片的方式，她毫不猶豫地，從一個沒有受過影像拍攝基礎訓練的菜鳥，即使已是大教授，也要從頭學起。在九〇年代，一個歷史學出身、人類學博士的文弱女子，要穿透連結社會各種複雜糾葛的族群議題，一肩挑起策劃、製片和編輯、導演重任，需要莫大的勇氣與努力！

九〇年代的台灣人類學界，還停在尊崇論文生產的時代。學界瀰漫升等／評價方式，要以政治、經濟、宗教、社會人類學才稱得上所謂重要課題的氣氛。還要一族一個部落研究到底，才被認可是道地的田野功夫。胡台麗不屬於這類型，她鍾情於原住民各族群多樣又深刻的歌舞儀式展演，她所執導影片也總是跨越台灣各類族群。怎麼看都如花拳繡腿，算不上有份量的學問，當然會被質疑，被嘲笑。這些也是她要先承受，來自學界質疑的「第一擊」。

她可沒有退縮，反而迎上去。打從她以外省籍高教育家庭出身，讓自己嫁入台中鄉下劉厝庄的台灣人大

家族時，可以想像她是如何地勇氣十足。就在她拍攝『穿過婆家村』時，我們正好一起去上游泳課。不論是同行路上，或只要逮到機會，她就把我當成練台語的對象，執拗地要我糾正她的說法與發音。我那時想，這麼不輪轉的台語，會理解鄉下口語嗎？可是，等到片子拍出來後，我再次驚覺，比起我這個母語使用者，她更能將田野人物觀察入微，對鄉村景象的消失與變遷，以及極為隱私本省人撿骨墓葬習俗，留下既冷靜又充滿愛惜的影像紀錄。

對於人類學者跨越異文化的看家本領，她發揮到了極致。日後屢屢再創以台灣原民、外省及多族群為主題的佳作，備受國際紀錄片同行肯定，且奔波於世界各地影展，行銷台灣多元文化的內涵。同時，她也不吝為學界做公共服務，組織設立「台灣民族誌影像學會」，辦活動，忙籌措經費，張羅大小事。近年來民族誌電影/影評的產出，總算在台灣的人類學界裡，被承認為是一項學術業績，如此可嘉惠許多後人。國際民族誌影展也闖出名號，從全世界來的投片量多達數百件。我所看到的光鮮成就的背後，不存在一絲僥倖。

當然，這種勇往直前的精神，也讓她遍體鱗傷。一九九四年把賽夏族矮靈祭的祭歌帶往國家戲劇院展演，在自由廣場上牽手吟唱共舞，感動多少人。但是

這卻觸犯了禁忌，讓她很苦惱不安，終於殺豬贖罪；之後的矮靈祭，她不曾缺席。而在蘭嶼，為了捕捉飛魚鏡頭，她要求上船拍攝之舉動，也觸犯了禁忌。本於求真精神，這些代價她都得承受。若不是她的執著，我們可能無法得知賽夏族祭歌裡，多種植物對位關係饒富深奧美妙，也無法理解在大海上，天神賜予飛魚群對雅美/達悟族人的重要。還有長年來她致力於排灣族巫師與經文祭詞，逐字翻譯解讀研究，這些都是她一路走來，留給台灣文化界的龐大資產。

胡台麗的父母親都是九十多歲高壽而終，她常感恩母親，也提及父親是她欽佩的對象。他是台灣第一位，將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厚重聖典，翻譯為中文的虔誠求道者，毅力驚人；在退休後已屆高齡之際，他才開始練馬拉松長跑，常跑出比賽常勝軍的佳績。最後甚至成為台灣國家級選手，到非洲參加九十歲最高齡組的賽事。

我總以為，台麗一定有家族的長壽基因，她幾乎很少病痛，天天工作到深夜；我要開車送她總被婉拒，她喜歡走路、慢跑或踩腳踏車回家。年輕時她吃東西，最愛以又鹹又麻辣熱食，佐以十分甜膩的冰品，吃法是左右各吃一口，直到吃完。她說，同時品嚐二種極端，才是味覺享受。似乎她的內心，永遠都在尋找擺盪在二極對立中，如何調和二者的各種路徑。我

老覺得，以她充沛的精力，如果台灣有活百歲仍可做田野的人類學者，一定非她莫屬。

可是，這次她卻匆匆上路，不告而別。是否這次她獻上了自己的生命，去承受那最重的「第一擊」？胡台麗樹立了戰後在台灣出生，第一代女性人類學者的典範。我凝視著她遠行的背影，不止是才情，我看到更多是由勇氣、辛勤與努力，還有求真求道精神和毅力所累積上來的巨人身影。

感謝台麗，因為有您，「台」灣的族群文化更美「麗」！